抗戰日報

第二九六號

編輯部：山西興縣郵局轉
發行部：山西興縣城北關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定價每份一角每月一元三角

要真正禁絕奢侈品仇貨，要堅決執行行政公署命令，加强管理對外貿易。

在中心城鎮和商人聚集的地方，應簽訂『拒絕販賣仇貨公約』，同時組織運銷販賣土貨。

行政公署通令
嚴禁奢侈品入境

【本報訊】為保護內地生產，提高鞏固農鈔，行政公署頃規定禁止輸入貨物種類，通令各專員、縣長、貿易分支局長，自二月十日起，嚴禁入境，茲將原令及禁止輸入貨物種類，分誌如下：

晉西北行政公署令

民國三十二年一月八日

各專員縣長貿易分支局長：

在管理對外貿易方面，按過去廣泛的許可制度顯然不能完全適應對敵鬥爭之需要，為保護內地生產、提高鞏固農幣，故決定實行嚴格管理對外貿易，以減少入超數字，凡非必需之貨物（詳見另條）自二月十日起，絕對嚴格禁止入境，惟因有特殊需要經貿易局特許者例外，對各商號舊存之禁止輸入貨物，通令儘速推銷罄淨或售交貿易局（貿易局應按市價八折收買）統一輸出境外，三月十五日以後市上嚴格查禁，禁止再有禁止入境之貨物銷售，希各級政府會同貿易局通過商聯會對商民進行深入宣傳解釋，並召開公營商店會議，說明此項決定的政治意義，要求他們首先執行並起模範作用，推動其他商民，務期切實堅決執行為要，此令。

主任　續範亭
副主任　武新宇

禁用貨物

（一）棉織物類——色洋布、斜紋布、市布、各種棉織綢緞、標布、印花布、冷布，棉織洋貢嗶嘰、頭綢、各種帶子、毛巾、圍巾；

（二）毛織物類——毛織原絨、毛織嗶嘰、毛織哈喇、敵產毛衣；

（三）絲織織物類——絲織手帕，絲織綢緞、絲織綾綢、夏布、蘇布；

（四）草編物類——涼席；

（五）皮毛類——各種珍貴皮衣；

（六）食品類——各種瓜菜、糕點罐頭、海菜魚蝦、茶葉；

（七）化裝品類——香皂、香水、香粉、各種面油、頭油、蜜水；

（八）服裝類——雨衣、絨皮鞋帽、膠皮鞋帽、綫呢鞋帽；

（九）用具類——各種玩具、化學器具、傘、扇、籐製器、玻璃料器；

（十）紙張類——信紙、信封、宣紙、火紙、油紙；

（十一）迷信品——香、紙炮、黃裱、各種年貨、錫箔；

（十二）烟類——紙烟；

（十三）酒類——露酒、洋酒、生酒；

（十四）雜貨類——鐘、眼鏡、牙膏、牙粉、紙烟嘴。

古班草原三十萬德軍
退路被蘇軍切斷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莫斯科訊，路透社特派記者金氏報導：蘇軍沿長達一百英里之戰綫向羅斯多夫推進，致古班草原中三十萬德軍已遭受被切斷之威脅。德軍三十師企圖於頓河下游塔金斯卡雅及薩爾斯克間阻遏蘇軍前進，但皆無效，另有德軍廿五師於北高加索及諾沃羅西斯克附近作戰。過去二十四小時內，蘇軍於自爾莫夫尼其向前推進四十英里後，已進抵距薩爾斯克僅三十英里之地，通薩爾斯克及特爾列次克之兩鐵路，過去二週內為蘇機奪與所嚴重阻礙，設高加索德軍企圖誘出包圍時，上述兩條鐵路綫二者必擇其一，而薩爾斯克蘇軍已自兩方面——即自其北方五十英里之馬丁諾夫卡與西北三十二英里之遠濟伊——予以威脅，德軍脫逃之主要希望似將為特爾列次克一綫，然德國由高加索脫逃之可能已因蘇軍前進之速率而成問題。南綫（即斯城正南方）蘇軍又佔領居民點三十二處，現正迅速向卡爾米克草原與高加索間之缺口，最近消息兩地蘇軍僅距三十英里。羅斯多夫北蘇軍已佔領更多村莊，堅守科克林車站之德軍於二十四小時內悉數被殲，頓河右岸蘇軍繼續迅速前進，進迫頓河與頓尼茨河合流處十九英里之地（波加雅夫登斯卡雅）。値得注意者，在蘇軍此等進攻中，被擊敗者，是德軍而非附庸國軍隊。

高加索德軍向北敗退
蘇軍挺進迭克重鎮
羅斯多夫已在蘇軍攻擊圈內

據新華社連日廣播莫斯科訊，各路蘇軍刻正乘勝繼續挺進：

北高加索：

蘇軍克復莫茲多克、納爾契克與普羅赫拉德納雅，使德寇在高加索全綫崩潰無可避免，德寇刻正在迅速撤退，蘇軍乘勝推進。據蘇聯情報局公報，北高加索方面蘇軍，先後佔領明尼拉沃德（普羅赫拉德納雅西北一百公里）車站、喬治也夫斯克要塞、諾斯羅沃德斯克及車站、索列次諾沃德斯克及車站、布金諾夫斯克及車站、阿波隆斯卡雅及車站、艾辛杜基及車站，並克復區中心亞歷契耶拉克、阿爾克漢格爾斯科耶、亞歷山大得羅夫斯卡雅、諾維巴夫洛夫斯卡雅、尼哥斯卡雅、卡尼高特斯卡雅、沙爾馬沃、庫馬、尼科拉艾夫斯科伊及其他地方，繳獲大批軍用品，正清算中。現該地德軍正沿自普羅赫拉德納雅至羅斯多夫之鐵道兩翼向北撤退，損失奇重；同時因主要交通綫大部在蘇軍威脅之下，故不易獲得補充。

斯城西南：

據新華社延安九日電，莫斯科訊，沿科吉爾尼戈沃至特雷列次克鐵路指抵之蘇軍於頑強戰鬥後佔領莫夫尼萊，而已到達加爾高加索德軍指揮部及其軍隊之威脅，該城位於科吉爾尼戈沃西南五十里、特雷列次克東北一四〇里，而特城則為由莫次多克及納爾契克撤退之大部德軍必經之路。據新蘇聯社延安十二日電，蘇聯情報局晚間公報，蘇軍於攻克該城後，復繼續佔領若干居民點，其中有諾沃尼科拉艾夫斯科伊、克羅科夫斯科伊、曼約爾斯科伊及與莫揚斯科伊。

頓河：

頓河下流蘇軍繼續進攻，克復諾威米爾及亞勒伯沙夫卡安鎮。左翼已進抵馬內河岸，如馬內河防綫被突破，則德羅斯多夫更形危殆，北高加索德軍亦將被圍，蘇軍自肅清德方後衛部隊，推展益形順利，德軍能否穩定陣腳尚屬疑問。至頓河中游向羅斯多夫西進蘇軍，於七日克復重要據點波爾鄧羅洛夫卡及加爾科夫火車站等十二處，該地在羅斯多夫東北七十五里。該地蘇軍正向沙特城挺進，羅斯多夫已在蘇軍攻擊圈內。

社論
抵制敵貨傾銷發展生產建設

行政公署為保護根據地生產，鞏固農幣，決定嚴格管理對外貿易，禁止奢侈品仇貨入境，已宣佈者計十四類共六十一種，除已令各專員縣長貿易分支局長推行外，並發貼佈告宣示各民衆。這個措施，對於根據地的財政經濟建設和保障自給自足道路的實現，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敵人對我根據地採取的所謂「總力戰」，就是以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對我進行破壞。現在敵人為了破壞根據地的自給自足，企圖摧毀我幾年艱苦奮鬥的手工業基礎，便以大批奢侈品和根據地內能夠生產的日用品向我根據地市場推銷，圖謀破壞我土貨生產，吸收我現金和物資，進而影響我農幣的鞏固。

敵人此種破壞陰謀，在表現上並不是那樣突然，那樣顯著，那樣殘酷，而是漸進的，隱蔽的，殺人不見血的，因此，容易轉移人們的視綫，麻痺人們的觸覺，假如我們集中精力於反對敵人的掃蕩和蠶食時，要不兼顧經濟戰綫上的對敵鬥爭，那麼，將會使我們的鬥爭受到損害的。因為敵人大工業的產品，在形式上一定比我們手工業的土貨精美，敵人又是為了打擊我們的土貨生產，價錢也一定要較為便宜，在這種「價廉物美」的誘惑下，便會產生「暫且用用」的淺見思想，而仇貨就趁着這種思想上的空隙，源源侵進根據地內的市場，結果土貨生產就會遭受打擊，自給自足的政策就會受到損害。要知道這種帶毒的糖菓，吃吃是會死人的。

近來集市上奢侈品仇貨的雜陳，固然不能說是了不起的嚴重，可是，五光十色，日漸增多，也足夠引起我們的警覺了。假使任其發展下去，對根據地生產發展和農幣鞏固的損害，都是極其嚴重的。因此，行政公署禁令的頒布，其意義便值得特別注意。

要真正禁絕奢侈品仇貨，一方面要堅決執行行政公署的命令，加强管理對外貿易，從現在開始，便要嚴格禁止奢侈品入境，堵塞源流；同時切實檢查登記存貨，限期運出境外賣絕，如果銷賣不完，按估價辦法由貿易局八折收買，如若到期還有存貨，則應無條件沒收，以杜絕漏洞。另一方面要積極提倡使用土貨，發展土貨生產。凡是根據地內能夠生產的，決不使用仇貨，萬一自己不能製造的，也要以代用品代替，或者努力製作，眞正做到自給自足。

現在開始的時候，我們覺得當急之務，在於：

第一、動員全晉西北各級商聯會，立即向商民進行普遍深入的宣傳解釋，務使大家對政府嚴禁仇貨入境的法令，具有一致的認識。在中心城鎮和商人聚集的地方，並應發起簽訂「拒絕販賣仇貨公約」，同時組織運銷販賣土貨。公營商店在禁絕仇貨和販賣土貨運動中均應起模範的推動作用。

第二、各機關，部隊，團體應以厲行節約為中心，進行抵制仇貨與使用土貨的討論，特別是總務，採買，供給部門，更要訂立具體的辦法。負責人要經常嚴格的督飭和檢查所屬執行政府這個法令的程度，好好給以獎勵，執行不好的應給以批評和處分。

第三、各機關，部隊，學校應就駐地對羣衆宣傳，內容應該着重提倡土貨生產，鼓勵羣衆生產熱忱。羣衆團體則不應停止於宣傳，而要當作自己的經常工作去做。

抵制仇貨與發展生產兩者是不能分開的，只有禁止奢侈品仇貨的傾銷，才能夠順利的發展生產，做到自給自足，鞏固根據地，求得對敵鬥爭的最後勝利。

臨南總結兩次精簡
下層機構充實

（臨南訊）臨南精簡工作，自去年九月下旬起，先後進行了兩次，現已作出總結。從人員減縮，機關合併上，已做到短小精悍。全縣共減人員百分之五十點六九，減縮人員參加生產者有百分之七六點二二，充實下層機構者百分之二四强（縣區幹部二十九人當了村幹部）。由於下層機構的充實，工作效率及對敵鬥爭力量已顯著增强，並使敵偽活動大受限制；同時，本年度公糧工作，均由村幹部自動進行，按期完成任務。

保德覆查徵糧

（保德訊）保德四區公糧工作，已按期完成任務，十二月三十一日各村村長回區公所總結檢查工作，決定於總結完畢之後，回村重新覆查一次，以免有個別負担不公以及遺漏虛報現象，如發現負担過重者，應按實情予以減輕，務使富資負担額不超過百分之三十，以求貫徹法令精神。

（臨南訊）臨南三區第一期公糧，於十二月十二日，作出初步總結，全部完成者已有三個行政村，由於正確執行了村幹部負責，縣區幹部從實協助的作法，正確掌握了政策，作到負担公平合理。

興縣礦工

本報記者　劉煥文

一道川裏，土質都是灰黑色的，在石崖下傾斜着的曲折深入的窰窩，人們俯伏着進去又爬出來，絞炭輪不停的旋轉着，石炭一籃一籃的湧出洞口，遠近馱煤揹炭的人羣，傳送着一陣陣的呼喊聲，這就是工人區的全景。

這裏有幾百名礦工，一部份是長年工人，另一部份則在農忙時上山頭種地。但不論是怎樣的，他們生產情緒都很高，不僅在公家窰上如此，在私窰上的工人生產情緒也比戰前提高了。拿一個私人的窰來談吧：在九丈深的礦底下，戰前每個工人一天掏二十回炭（一回三十斤），現在則掏到二十七回。這原因是很簡單的：「以前受壓迫剝削太重，」——一個工人解釋道——「工人們都不滿意生產，現在的勞動政策，照顧到勞資雙方的利益，而且爲抗戰生產，多勞動點也高興。」

工人生產比戰前提高了，生活也比戰前改善了，民國二十六年，中等工資八角，照當時的市價可買小米四升，現在頭等工資四十元，可買六升小米，乙等三十六元，可買五升半小米，丙等三十二元，可買五升小米。

工人們還辦了一個合作社，從那兒他們可以買到便宜東西，不像過去在窰主那裏買一塊錢的東西，算成一塊二，或者春天在窰主那裏借一石糧，秋後還石五或兩石，今天工人們可以不出利息的借糧食。

工人們對各項抗戰動員工作，都踴躍參加。平時站崗、放哨、出差、送信，在敵人「掃蕩」時幫助農民空舍清野，給軍隊引路，去年十一月敵人「掃蕩」興縣時，老百姓在山頭上住了十幾天，工人們幫助送糧、送菜、送水，還有一部份工人幫助軍隊襲擊興縣東關敵人，使敵人一夜不能睡覺，第二天我軍進擊，驅逐了敵人。

在徵糧工作中，他們爭先實報收入，他們認爲不管徵上後不上繳該實報收入，不然就對不起自己的政府。

窰上的記賬員，他們稱之爲「先生」，每天上下窰時，由他教工人一個字。工人們還集體讀報。到冬天有工人夜校，進行文化、政治教育，沒有文具，他們就在沙盤上寫字，課本缺乏，就幾個人合看一本。他們學習是很有成績的，在過去一個字不識的，現在能記賬和看「呂梁工人」報了。

中日韓戰友
新年聯歡

（本報訊）華北日本人反戰同盟晉西北支部和朝鮮獨立同盟晉西北分盟成立後，給了軍區指戰員很大的鼓勵與興奮，在迎接一九四三年新年之時，各分區部隊紛紛向這兩個國際戰鬥團體致敬，現在已收到二分區、河防司令部、晉北分區等的慰問信多封，並有羊、毛巾、手套、肥皂、牙粉、水菓及錢鈔等慰問品很多。

（又訊）新年時節，區政治部召開的聯歡會上，除本部門工作同志作各種游藝外，日本反戰同盟和朝鮮獨立同盟的國際戰友，並演出唱歌及舞蹈等節目，全場充滿團結愉快的氣氛。

七十九歲老太太
紡花織布改善生活

（本報離石訊）二區穆老太太，現年七十九歲，對於紡織仍極熱心，去年八九個月內，僅她一人紡花織布即賺了農鈔二千餘元，生活因此大爲改善，現在除每天吃一頓白麵外，七天還吃一次餃子，附近各村婦女，都願向穆老太太學習。

八分區部隊
通訊小組成立

（八分區訊）八分區部隊已成立抗戰日報通訊小組，並以司令部的小組爲基礎，在各支隊發展通訊員三人至四人，另組小組。他們還決定與地方通訊小組取得密切聯系，適當分工，並保證不遺漏一點有價值的新聞材料。又規定利用行軍、作戰、勞動的空隙時間進行讀報，務使每一張報紙有一百個讀者。「做一個積極的通訊員」，已成爲他們的行動口號。

「五次强治」破產後
敵叫囂「新國民運動」

（八分區訊）五次「强化治安運動」破產後，山西敵又叫囂所謂「新國民運動」，據僞「山西新民報」載，第一期於十二月十二日開始，預定本年三月底結束，作分四期實行。按所謂「新國民運動」之中心內容爲「保民」「養民」「教民」，實爲五次「强治」中所謂「剿滅共匪」「確保農產」、「肅正思想」之發展。又據敵「新國民運動實施綱要」第五條謂：「本運動實施之初期，特別留意與第五次强治運動之關聯，以資移行其實踐」，可見敵寇「新國民運動」之提出與實行，一方面在於掩蓋其五次「强治」之破產，一方面則企圖進一步「確保佔領區」，以達其奴役我敵佔區同胞和掠奪中國資財的毒辣陰謀。

血海深仇！

暴敵三屠汾陽同胞

（八分區訊）敵寇五次「强化治安運動」的實施，在我淪陷區同胞心裏，留下了慘痛和仇恨的烙印，僅在汾陽一縣，敵前後即實行大屠殺三次，被捕殺者幾達二千人。白麵早已成爲「軍用品」，能吃小米的人家，也日漸絕跡，現在汾陽的老百姓多以糠米糊糊及山藥蛋充飢。「强化」一字，已成爲敵人屠殺、焚燒、擄掠之代名詞，如你問到某村被敵人屠殺逮捕了多少，搶走多少糧食，老鄉們都稱之爲讓鬼子「强化」了多少人多少糧。現在五次「强治」已完全破產，敵寇又要開始所謂「新國民運動」，但是敵寇這種新名詞，絕不能掩蓋其兇惡的面貌和暴行，「新國民運動」在我軍民堅決的打擊下，將更快的遭受失敗。

（八分區訊）十二月間，汾陽敵又舉行第三次大屠殺。被捕三百餘人中，十二月六日已被殺害六十餘，另一百六七十人亦因嚴刑酷打或凍餓死去，僅三十餘人出款托保釋放，其餘仍被監禁。連十月初旬一二兩次屠殺，汾陽同胞已被捕殺千數百人，對此血海深仇，中國同胞無不盟記心頭。

新華社太行電：最近敵大清洗僞人員。長治敵捕去城內僞街長四人，僞道尹署便衣隊「滅共班」人員，及王馮村僞村副等五十三人，送往北村當「肉靶子」，一一槍殺。

敵寇「對共攻勢」的一幕

本報特派記者　曜生

敵寇的特務機關，這樣的欺騙着老百姓：「共產八路已退到黃河西邊了，從此晉北民衆過着「長治久安」的日子」。

可是，我們的政治攻勢卻如火如荼地開展着。敵寇的座探一批批的被我們捕捉起來，宣傳品像雪片般散在據點裏和「愛護村」裏，子弟兵襲擊敵人的槍聲，把平川的民衆從大夢中驚醒過來，他們帶着無限興奮與欣慰的目光來迎接——咱們自己的隊伍」。

於是，僞「蒙古自治政府」弘報局長三好，這個日本無賴，想出一個得意的妙策，這就是在所謂一次「施政躍進運動」中，定出的「對共攻勢」方案。

大同特務機關馬上就忙碌了起來，趕快下令給各縣的「憲兵隊」，佈置一個「對共攻勢工作週」，在僞組織裏，在工商學各界中，召開辯論會，演說會，並派出大批特務份子到各村調查統計「共產黨」和富戶人家，鬧得昏天黑地。

現在且看這個「對共攻勢」是怎樣「攻」的吧。

十月六日敵宣撫班到懷仁大同接界之地活動，晃蕩了一陣共產黨八路軍，貼散了一些傳單漫畫，就回懷仁城了。黑夜，懷仁城敵憲兵隊指導官野向，把幾個漢奸叫到跟前，叫他們引路到各村捉「共產黨」，計劃一點鐘到達目的地，天未亮就回來，隊伍是野向自己帶去，漢奸們在前頭走，野向牽着皮鞭跟在後面，呼斥着。

大家還在睡覺，十一個僞鄉公所的鄉警，就打着鑼鼓，叫喚：「大家快快起來，帶良民證到大廟子集合」。人們打開大門，睜開惺忪的睡眼，看見刺刀在大門口閃爍着。「不對了！「黃軍」包圍村子了。」老百姓不禁驚叫起來。

野向站在戲台上，旁邊放一張八仙桌，桌上放一盞馬燈。在暗淡的燈光下，這個兩眼發紅的吃人的生番用中國話說道：「近來共產黨八路軍很活動，「皇軍」來搜尋，點到名的站出來。」於是，他拿起戶口冊子，一個一個點，點出四十八人，捆綁起來，並且搜索他們的家，把一些細軟金銀搶回城去。

在敵憲兵隊審問室裏，預先放好四十八壺辣子水，皮鞭等。審問這四十八人的也是野向。

「你給八路軍帶過路沒有，看過他們的傳單沒有？」野向臉上帶笑地問。

「我給八路軍帶過路，也給「皇軍」帶過路。八路軍的傳單也看過，他們講着特拉在俄國打敗仗，日本在太平洋跟英美兩國打沉很多戰艦，死了許多人，還有中國團結抗日的很多消息，說德國日本都快完了！……」。

這些話把幾個日本娃娃兵和漢奸嚇得臉發青，野向怒氣一沖，將桌一拍：「不准再說」。

但是，他馬上又轉了一種口氣問：「那你是共產黨員，今年五月才參加的。」

「不是，我今年五月做閭長，殺了腦袋我也不是共產黨」。僞閭長很堅決地說。

野向氣得坐不住，指着旁邊幾個漢奸說：「打！不承認的就送進禁閉室裏」。於是，一個個的灌辣子水，皮鞭，棒，拳足交加，把人們打得渾身發紫發黑，死去活來，然後統統拉進禁閉室裏，四十八個人，住在一間矮小的房子裏，屎尿就拉在裏面。

憲兵隊又講口號要「共產黨」，每天晚上出發到各村捉富有人家的人，使得老百姓寢食不安，終天在恐怖狀態中過日子。父母失掉子女，妻子失掉丈夫的悲痛，夜夜都在發生着，在一些漢奸的暗示下，二十五個鄉的人民狠毒吞聲推選了人，到大同見敵人內田聯隊長，內田帶着猙獰的嘴孔接見了他們，但當他知道憲兵隊捉的一百零五個人，都是有錢的之後，忽然笑嘻嘻地教道：「良民有困難找「皇軍」統統都能解決的。好！好！我問問野向那些人是不是共產黨。」他抓起電話耳機就與野向交談。半晌，他把耳機放下，依然是笑嘻嘻地：「憲兵隊捉的人不是共產黨在，放心。那是特務機關長田中實命令憲兵隊向懷仁縣要五萬塊白洋，你們回去告訴他[illegible]人用五百[illegible]。「人體放[illegible]速的提[illegible]的。」

人回到村裏，大家都包圍着問。他們氣憤憤地答：「內田說每人出五百塊白洋給憲兵隊，就放了，「黃鼠狼到底變不了人，這些都是鬼子作就的圈套。」「古人說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有了人，將來再叫鬼子償還這筆債」。於是被扣捕的家屬就賣掉了田地房屋，老婆兒女！……

過了五天，特務機關在大同放電局廣播着，張家口僞「蒙疆新報」也用特號字登載着這樣的消息：

「晉北「對共攻勢」開展極速，獲得偉大效果，懷仁憲兵隊於十月初旬陸續將共產黨的鄉村組織全部摧毀，捕獲共產抗日份子百餘人。彼等皆係富家子弟，無知受蠱惑弄麻醉，對友邦採取對抗言行。此次被捕後，我方施以大義感化教育，翻然悔悟，現已全數釋放矣。」

這就是敵寇在晉北喧囂叫嚷的「對共攻勢」，然而還不是最醜惡的一幕。

美七十八屆國會開幕
羅斯福宣讀咨文

闡述盟國未來計劃，力促戰後團結，並盛讚蘇聯中國抗戰，保證以物資援華。

新華社延安五日電：（遲到）華盛頓訊，昨日美國第七十八屆國會於此間開幕，羅斯福總統宣讀咨文，歷時五十五分鐘，羅氏力促同盟國於戰後團結，以解除德意日三國之武裝，並使彼等無法重整軍備。關於戰爭何時結束，總統未作預言，但認一九四三年聯合國家於通往柏林羅馬東京之路途上必須獲得較大之進展，羅氏保證聯合國家將打擊並猛烈打擊歐洲之軸心國，然不能告知聯合國家將於何時何地在歐洲實行此一打擊，亦不能告知是否經由挪威、西西里、巴爾幹、波蘭或法國打擊彼等，或同時在數處打擊彼等。羅氏聲言在時間不斷消逝中，日本在船艦飛機方面之實力日見減弱，美國在船艦飛機方面之實力則日益增長，其最後結果可以數學爲根據推算得之。當吾人進攻日本島並自空中不斷予以轟炸時，日本人民本身即可看出是項結果。總統又稱：吾人謹代表美國向蘇聯中國英國及不列顛聯合國各份子之戰士致敬，彼等在此一戰爭中，經年累月向人民之公敵作戰，並使敵人無法進行其企圖征服世界之工作。吾人於進攻日本中，將與英勇之中國人民合作，彼等之和平理想與吾人極相接近，吾人甚至在滇緬路被切斷之今日，亦儘量以租借物資用飛機飛越二萬七千米高之山峯，並在雨雪交飛之天寒中白日飛行運往中國，吾人將克服一切不可克服之障礙將作戰裝備運往中國，粉碎吾人共同敵人之力量。吾人復對吾人盟友之領袖邱吉爾斯大林蔣委員長致敬，聯合國家之各領袖間意見確已一致，此種團結與計劃及施行，吾人在此一戰爭中之戰略樹立與維持供應線方面已發揚成效。關於聯合國家之未來計劃方面，羅氏繼稱，可告知諸君，無論何時何地，吾人在陸上施行打擊時，吾人與英蘇兩國將自空中予以猛烈無情之打擊日復一日，吾人將以噸復一噸之炸彈投向彼等之軍需工廠公用事業及各海港並粉碎之，敵人空中優勢業已永遠消失。去年戰略之最重要發展，乃蘇聯漫長戰綫上之輝煌事實。關於太平洋戰爭方面，吾人在該處之守勢消耗戰時期業已過去。最後羅斯福總統乃讚述美國之生產數字，並對戰後世界和平之展望加以闡述云。

英國各報評論羅氏講話

新華社延安九日電：路透社重慶訊，英國各報紛紛評述羅斯福總統對國會致詞。「新聞紀事」報稱：總統對盟國勝利之信心，與希特勒最近演說之失望語調大不相同。該報又謂：總統指出美國正以超越日本所能補充之規模，摧毀日本之戰爭裝備，美國在太平洋正由守勢過渡到攻勢。「每日電訊」報稱：羅斯福之信心——今年將開路向柏林、羅馬及東京之巨大進展——有堅不可拔之事實爲根據，自中途島有決定性之戰鬥以來，美國對日本之消耗不斷進行，故日本最後命運可根據數學基礎而予以確定。同樣被孤立之中國，在令人難於置信之規模上由飛機予以供應，其前途已獲保障。「每日雜記報」謂：羅斯福特別指出美國所作之努力雖甚巨大，但未超過英、中、蘇人民所已爲者，美國正與其同盟者比肩鑄造戰爭機器，此項機器正開闢一條走向勝利之路。「每日快報」亦謂吾人目擊美國自一年前開始消耗日本海軍，此與斯大林消耗德國之陸軍相似，盟國戰略已前進，勝利之果已告決定云。

突尼斯山折地區 盟軍準備最後大戰
沙哈拉前綫東部法軍獲勝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北非盟軍總部消息，突尼西亞山折地區之最後大戰正在醞釀中，目前正候冬雨之停止，因此或須待至二月初大戰方可展開，盟方必須以適當時間調集兵力與物資，從事充分準備云。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摩洛哥訊，昨日北非法軍統帥部公報稱：薩拉大沙漠前綫東部，我佔領的黎波里唐尼亞之梅棗特與培西昂尼特兩地。突尼西亞方面，我軍於斯法克斯地區擊退軸心軍之進攻。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北非盟軍總部消息，美空軍第十二隊前日襲擊的黎波里以南十英里之飛機場，毀其機棚及小型房屋數座，軍營亦被命中。另據美空軍第十二隊自突尼西亞戰役開始以來，已擊毀軸心飛機一四八架，擊傷一一零架，本身僅損失六十一架。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北非盟軍總部訊：非洲軍事代表團高級團員格拉斯爾特稱：現停泊於達喀爾之法國三萬五千噸戰鬥艦「里希留」號即將加以修理，數月後該艦即可參加同盟國方面作戰，美技術專家若干名業已抵此監督所有法艦之修理。格拉斯爾特又謂：「至於里希留號姊妹艦「冉巴爾」號則尚未有決定。」

新島盟軍佔達加倫村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華盛頓訊，美海軍部公報稱：美陸軍昨在瓜達康納爾島前綫擊退敵軍並迭獲進展，美戰鬥機與轟炸機曾連續襲擊敵陣。另據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消息，新幾內亞方面盟方前進部隊佔領達加倫村。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路透社新幾內亞某地訊，盟機再度炸中在雷區以外擱淺之敵六千噸運輸輪一艘，該輪當即起火燃燒，在雷區卸下之軍隊及貨物，其後亦遭美澳飛機襲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華盛頓訊，此間陸軍部發言人稱：在麥克阿瑟將軍指揮下的新幾內亞戰役中，至少擊毀日機三五三架，軍艦十九艘（包括巡洋艦六艘、驅逐艦十三艘），商輪八十五艘。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昨日達喀爾廣播稱，吉羅德法軍正於北非組織一九四三年之法軍，俾使從事解放法國及歐洲之工作。此項法軍包括裝甲部隊摩托化部隊及空軍，裝備全部由美國供給，多數野戰部隊之基幹係爲北非之土人及塞內加爾人而由法人擔任軍官。又稱法方關於組織軍隊獲取軍火以及招募新兵等，均已採取必要步驟。

緬境盟軍壓迫拉於塘敵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新德里訊，昨日此間聯合公報稱：阿拉干區戰事續在馬奎河兩岸進行中。我軍正加緊壓迫守衛拉於塘之敵。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新德里訊，此間聯合公報稱：九日，皇家轟炸機在戰鬥機護送下轟炸拉於塘區及其附近之目標，結果成績良好。戰鬥機並在攻勢巡邏時襲擊敵軍輜重隊，敵貨車一輛被焚，其餘重創，相信敵損失極重云。

近東美軍在塞浦魯斯登陸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巴黎無綫電臺發特訊，自敘利亞開出之美軍在塞浦魯斯島登陸。

傅秉常任駐蘇大使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中央社重慶訊，行政院今日召開第五九六次會議，決定駐蘇大使邵力子呈請辭職業已照准，遺缺特任傅秉常繼任。

豫南收復商城固始
桐城方面斃敵少將指揮官一名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中央社重慶訊，軍委會發表消息，留置于商城外圍之我軍于七日晚向據守商城敵反攻，激戰至九日晨，殺傷敵寇六百餘，我當將縣城完全克復，殘敵向北潰竄，我乘勝追擊，並將固始城亦攻克。進犯光山、潢川敵經我節節堵擊，于八日竄入縣城，我軍遂轉至城郊掃戰。現正與攻克商城、固始我軍取得聯絡向敵反攻。

新華社延安十二日電：中央社[illegible]城訊，桐城方面，敵少將指揮官一名被我擊斃。

我國空軍轟炸襄河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中央社某地訊，我神勇空軍於昨日下午乘良好之天氣，奇襲襄河以西敵方機場，我機投下如雨之炸彈，繼以勇敢準確之低空掃射，當有停泊機場之敵機八架焚燬。

鄂中反「掃蕩」
配合友軍猛烈打擊敵人

新華社鄂中十二日電：敵人對我大小悟山（黃陂孝感間）之「掃蕩」一於我軍嚴予打擊後，遂於上月十八日分路潰退，一路退至黃（安）麻（城）公路沿綫參加對我黃土嶺地區之「掃蕩」，一路竄回安（陸）應（城）據點企圖再舉，上月二十七日，敵糾集兵力一部，自安陸應城出動，六路向我安、應交界之楊家河地區進犯，刻我軍正配合友軍合力對敵進行猛烈的反「掃蕩」戰。

英美廢除在華特權
新約已於重慶及華盛頓簽字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中央社重慶訊，英美兩國正式廢除在華特權之中英中美新約已於今日分別在重慶及華盛頓簽字，關於中英新約代表中國方面簽字者爲宋部長子文，英國方面爲英駐華大使薛穆，印度方面爲印駐華專員公署一等秘書代理署務黎吉生；關於中美新約代表中國方面之簽字人爲魏道明大使。按新約中所謂特權，包括英美在中國之治外法權、駐兵權、內河航行權、通商口岸制度權等。

新華社延安十一日電：中央社重慶訊，十一日中英中美簽訂新約，蔣委員長特分電羅斯福總統邱吉爾首相表示慶賀之忱，（兩電內容相同）茲誌原電如下：今日中美中英兩國簽訂新約，余謹代表中國政府及人民向閣下表示深切感謝之忱，此舉使余益信同盟國團結一致不僅爲戰事之目的，且爲將來吾人獲得永久和平之基礎。

晉冀魯豫邊府
決定今年工作中心

新華社太行十日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頃決定一九四三年行政工作方針，其基本精神在於發動一切力量堅持根據地更殘酷的鬥爭並準備反攻，茲採誌如下。行政工作中心：（一）加强民主政治建設，貫徹實施三三制，使各級政府眞正調合三三制的組織原則；建立與健全各種民主制度，健全村政權，爭取全年逐步實施辦法，太行區一般縣份應於秋季前完成村選，冀南、太岳、冀魯豫按照實際情形進行，縣選依照不同地區不同進度在全年中逐步實施；在工作中激發與發揚民主精神，加强團結，反對宗派主義，加强幹部的民主政治教育。（二）貫徹減租減息法令，實行統一累進稅：減租減息法令在全邊區堅決貫徹實行，在接敵區游擊區則依具體情況斟酌處理；統一累進稅太行區今年正式實行，太岳、冀魯豫應打下基礎準備實行，冀南則按照實際情況決定。（三）完成財政任務，保證軍需民食：在根據地內努力增加生產，更有力的組織春耕，號召每畝地增產糧食三升，普遍發展農村副業，增加水田，繼續造林，加强農業技術的試驗與推廣，發展手工業及合作社；財政工作保證今年不增加人民負擔和不借款，集中力量進行經濟鬥爭，完成屯糧任務，消滅浪費號召節約，預算要貫徹節約精神，作到收支平衡；整理村財政完成行政任務；在對敵經濟鬥爭上要反對敵人的掠奪和「配給」，打擊僞鈔，保護法幣，鞏固與提高冀鈔，更有力的組織一元化的貨幣鬥爭。此外，今年各種重要工作亦經確定，計（一）加强人民武裝，普遍開展群衆游擊戰爭；（二）開展敵佔區工作，强化領導邊沿區的政權工作，注意了解敵佔區情況；（三）加强教育工作，主要是大衆教育，提高民族民主教育，團結根據地敵佔區的知識份子，改善小學教育的地位及其生活，開展青、少年的識字工作；（四）加强幹部教育，訓練培養新幹部。此項行政工作方針公布後，邊區臨參會，即號召全區人民進一步團結起來，合力同心再鼓一把勁，爲完成邊區政府所決定的三大中心工作而奮鬥。

關於口語化

一知

寫通俗文章的人，都很注意文字口語化這個問題。這却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現在略談談我自己關於這方面的一點管見：

所謂口語化，是大衆口語化，不是作者自己的口語化，因爲知識份子的語言，是經過了另一種發展過程的，距離大衆的語言已經相當遠。現在要把作者的筆尖接近大衆的口，這須得下一番相當麻煩的學習工夫。如果作者即以自己的口語爲標準而求文字口語化，但是自己的口語却已經歐化了，或說已經文章化了，語法的規律和某些用語都爲大衆所不解，在作者雖刻意求口語化，却終和大衆相距很遠，這樣的口語化的結果，往往就是沒有結果的。

又一種情形，作者是安心學習大衆語言，却採取了記錄主義，有聞必錄，不分美惡。晉西北的地方語言，在語法組織上是比較簡單的，詞彙也不甚豐富，鄉下人說話，多半樸素的過火，有的場合甚至連達意都成問題。倘若把這樣的話一律記錄下來，必會組織成怪里怪氣的文章。像容就先生說過的有種人以爲文章寫得越俗越好，這自然是不妥的。學習大衆語言，組織成文章，回頭去還要用以教育大衆，提高大衆的語言，這是一件抉擇洗煉的工夫，不是俯拾現成，成了遷就。要在大衆口語中把握其完美生動的部份，加以組織鎔鑄，不是生吞活剝，不論好醜。根據地的大衆今天接觸了許多新事情，過着抗戰的新生活，他們的語言也已經走上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本身日在改造之中。倘若我們遷就現成，也就跟不上這種發展，更談不得改造語言的作用了。同時還不能忘記，所謂口語化，於把握大衆口語規律，吸收豐富的語彙之外，仍須加以組織整理，才能成爲文章。不是可以把這三個字減去一個「化」字，使文章單純變爲口語，那也不是它的本義的。

評議

盧夢

早晨，區幹部老劉拿起張進仁的土地產量登記表一行一行的往下看，看着看着就皺起了眉，嘴裏咕噥了一聲，便到村公所裏去了。不大功夫，老劉同村長出來，穿過那靜悄悄的在屋頂上浮沉着炊烟的街巷，轉過村口的河神廟，向着寬大的河川中間走去了。

河水向外轉了個大灣。在灣前，是一塊二三百畝大的肥田；土地經年是潮濕的，在畝間的枯草上，薄薄的敷着一層霜。

兩個人穿過已經收割過的麥田，走到靠河的一片土地上，村長背起手，在那一塊土地上踱踱地橫着踏過去，定一定，又縱着踏過來。這時，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孩子，拿着糞鏟和糞筐，在河神廟旁邊探了一下頭，又縮回去了；卻不向村外大道上去拾糞，轉過街角，快步跑進一所寬大整齊的院子裏，把糞筐糞鏟丟下，跨上台堦就叫：

「二叔！二叔！」

屋裏一個老人的聲音問：

「誰呀？」

小孩子拉開門走進屋裏，向蹲在竈台下吸烟的張進仁說：

「老劉和村長踩你的地去了。」

老頭子聽了心裏一動，臉色變得很脆燥，問：

「剛才？」

「剛才——」

不等小孩子說下去，他便推開門出去了。一出門，看見村抗聯主任在院子裏數他的乾草捆。

「虎兒，你吃啦？」

「噢？還沒啦。你到那兒了？」抗聯主任說着，又繼續數那堆了滿院的草捆。

老頭子噓了一聲，又返回家裏去了。

吃過飯，村警來叫他去評議。他答應就去，但沒有動，仍舊蹲在竈台下吸烟，心裏盤算着怎樣去對付這場麻煩事。

到了評議的屋子裏，看見炕上坐着七八個人。書記拿着登記表，農救秘書和前天大會上選出來的五個公撥評議員都坐在桌子周圍，一對一對的把手伸到棉襖大襟下邊捏指頭，地下站着幾個人，是等着評議的。

「來，咱兩個掏一掏！」一個評議員把手伸到另一個評議員大襟下邊，眼瞪着鬍子，笑瞇瞇地等待着。

「這，這，這整，這零。你看怎地？」

「對，對，就是這！你宣佈吧！」

屋裏人的眼睛都盯住那個將要宣佈評議數目字的評議員，他嚥了一口氣，向着書記說：

「兩石四。」

地下的人低聲的嘁嘁起來……

現在輪到張進仁了。老頭子擠到炕邊上，挨着炕沿坐下半個屁股，聽見書記唸：

「張進仁，榆樹灘水地六畝，種穀，產量是五石。」

一個評議員又把手伸出去了：

「來吧，你先掏掏看！」

房門「嘩」地一響，村長和區幹部老劉走了進來，地下的人擠開一條路，張進仁慌慌張張的站起來讓坐。村長沒理他，問書記：

「評誰？」

「張進仁。剛輪到他。」

「榆樹灘那塊水地，他自報了多少？」

書記又唸那個登記表：榆樹灘水地六畝，種穀子，自己報的產量是五石。唸完，屋子裏的人都靜悄悄地，看着村長和老劉。村長向張進仁瞟了一眼，轉過頭，對老劉笑了笑，然後問老頭子：

「你說吧，榆樹灘那塊地究竟是多少？」

老頭子嘟噥了一陣，才說：

「我那塊地畝倒大，說六畝大些，說八畝小些。今年水灘了，穀子長得還沒膝蓋高。」

老劉着急了，闖着老頭子的臉大聲說：

「六畝？說得你淺啦了！我們剛才踩過啦，你說，東頭張虎兒的那塊地有多少？」

「他，他——我不大清楚。」

這時書記翻出來抗聯主任張虎兒的登記表，上邊寫着：榆樹灘水地五畝。

「你的地有他的一倍大沒有？」老劉又問。

老頭子沒作聲，炕上一個評議員發言了：

「一倍大也多。我的地也在那一帶，我還不知道？」

老頭子仍然沉默着，吸着他那已經沒有了火星的長烟管。

於是老劉告訴書記，把張進仁的那塊地改成七畝，問本人，本人沒話說。接着，村長叨叨起來：

「你這老漢，自報的時候你瞞下了；前天補報，你也不來補上。你知道瞞地瞞產量要受處罰不知道？」

老頭子像是這時又殺過來一口氣，說：

「前天我看我閨女去來，不知道補報，回來——」

農救秘書接過來說：

「不要說啦！前天半前晌我還見你揹着稻黍回去嘛。來咱們評吧！」

評議員們又一對一對的把手伸到大襟下邊「掏」了起來，互相交換着「掏」了一陣，於是一個人宣佈：

「十二石。」

聽了這個數目字，老頭子像針刺了一下似的跳起來分辯：

「可沒瞎打下那麼些！你們知道我那塊地，穀子長的沒膝蓋高，水灘了，穗子都「坊」啦！」

「你自己說，打了多少呀？」村長問。

「夠個八石來回。」

「先不忙！」區幹部老劉攔住說。然後向書記：「看看他還種幾畝穀！」

書記看着登記表，唸：「後墕上塌地三畝，種穀。再沒啦，就這三畝。產量是六斗。」

老頭子又嘟噥起來了，說他這塊地種壞啦，沒捉住苗，日本人來的時候又糟蹋了一半；最後又狠狠地罵了他二兒子幾句，說那小子活的連地也不會種了……人們聽的着實有點不耐煩，這時一個評議員截住了他的話，說：

「這塊地我知道，糟蹋的很厲害，打了就是個七八斗。」

這塊地就在村背後大道上，誰都知道，所以評議員們說差不多，便定了八斗。老頭子不作聲，只是瞇着眼皮吸烟。過了一刻，老劉很柔和地問他：

「你說，你的一捆草打多少穀？」

「二斗來地。」老頭子淡淡地回答。

「就依你說一捆草打二斗，你一共多少草？」

「就是個五十來捆。」

「五十來捆？抗聯主任數清楚了：不多不少，六十三捆。二六一十二，三二得六，十二石六。你說說，給你十二石八，你受制不受制？」

（註　受制即寃枉的意思）

老頭子一聲不響，拿起他大皮烟口袋，裝了一鍋烟，蹲下去從竈台上就起了火，狠狠的「噗夫」了幾下，深深的吸了一口烟。

地下的人又低聲的嘁嘁起來，間夾着一陣鄉鄉的笑聲。評議員們都趿上鞋，伸一伸腰，準備繼續評議下去。書記又拿起登記表唸下去了。

（根據地文社稿）

易位而處

（反法西斯小幽默）

有一天，希特勒對掛在壁上的自己的畫像問話：「這次戰爭將會怎樣的結束？」

畫像回答他：「我和你換個位置。」

希魔不懂。

畫像補充一句：「把我除下來，把你吊上去」。

（葆荃譯）

在操場上

——×團會操參觀記——

穆耘

一九四三年元旦的第二天，部隊在一個寬闊的廣場上集合了。是一個寒冷的早晨，太陽剛從東面的大黑山後邊爬上來，刺骨的寒風，沿着大川往嶺吹捲着，每個人的耳朵都凍得紅紅的，沒有戴手套的人們把手用力地往袖口內縮；但他們並沒有因冷而減低了緊張的情緒，每付通紅的面龐上都流露着自然的欣愉和微笑。因爲他們知道：今天是自己顯示身手的日子，檢閱戰鬥力量的時節啊！

在值星員的一聲口令下，各連成×列橫隊，排在操場的四周，圍成了一堵牢固的牆壁，中間留下一塊方形的空隙，做爲表演動作的場地。

會操以連爲單位的開始了，表演的動作有刺殺射擊和投彈……。部隊的母親——團長和主任站在操場的一角，用慈愛的眼光巡視着戰士們操練，每一個熟練而整齊的動作；發亮的面孔上抑止不住內心的喜悅。

……整齊的行列從這一方面開進場來，表演完的連隊又從另一角落退出場去。戰士們都雄糾糾地，雪亮的刺刀在陽光下閃爍着白光，隨着指揮員的清脆而又宏亮的口令舞動，一忽兒兇猛的刺出去，一剎兒又吃力的收回來，刺的像是刺進了敵人的胸膛，響亮的殺聲震撼着山谷。

當表演到射擊姿勢的時候，就像是前面發現了敵人，戰士們用同樣的姿勢伏臥在地上，多少個槍口傾着一個方向，精確的瞄準着各自選擇的目標，等待着一個發射的口令。操場內靜得沒有一個人咳嗽。

「我們的戰士對每個刺殺動作，不僅熟練，而且知道它的用處」。這是教育參謀在會操前告訴我的。不錯，你沒看見他們教學對刺中的防左、防右、防下反刺都做得那樣的確實而有力嗎？

最後的一場是投彈表演，投彈場上栽置着許多寫有數目字的木樁，做爲遠近的標誌，寫着「××米賀龍投彈手」的大木牌在遠處突出矗立着；然而這還不是最遠的呀！標着「××米」的碑台後面，還有寫着「1」「2」「3」「4」……的小木樁呢？「還有人投過×十米嗎？」我不敢自信的這樣想。

我的懷疑即刻得到了實際的解答，做爲投彈第一彈的同志，就是十×米的紀錄，手榴彈打倒了×十米以後的三個大靶。我親眼看見團長拿下嘴裏的烟斗，跑去一個一個的扶起來。在全團投彈手中能投×十×米以上的並不算什麼稀罕。當他，全團指戰員最敬愛的首長，看見自己的戰士在實踐飛速的提高着投彈距離，而又那樣的準確是多麼的高興啊！要不是我親眼看見他們得到這樣的成績，我眞不敢相信他們是在接敵區經常與敵人進行殘酷戰鬥，還要自己背糧揹炭，只有抽出空暇才能進行一點軍事教育的部隊，他們的軍事動作和投彈技術並不比在後方經常整訓的兵團差得太遠啊。

團長在總結講話中說：「我們這是自己的測驗，不許判好壞；我們要叫敵人來測驗，那連殺傷的敵人最多，那連就是第一……。

「我們要在一九四三年內都成爲賀龍「投彈手」！大家有把握沒有？」

「有」！團長的號召獲得了響亮的回答。

太陽慢慢地移到了南邊的山頭上。隊伍在「一二一」的聲浪中踏上了歸程。

（根據地文社稿）

墨索里尼對話錄

「你到過吉蘭拉伊克嗎？」

「到過。」

「在吉蘭拉伊克你被痛打過嗎？」

「被痛打過」。

「你到過阿比西尼亞嗎？」

「到過」。

「在阿比西尼亞你被痛打過嗎？」

「被痛打過。」

「這樣說起來，……戰果，……並不好？」

墨索里尼無言，但房子的回聲卻幫助他答道：

「……不好！」